

张未民 孟春蕊 朱 竞/编选

XIN SHI JI

· 新 世 纪

WEN XUE YAN JIU

文 学 研 究

· · ·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ISSN 1002-9869 CN 11-3033/I

第 11 卷 第 1 期

新世纪

文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未民 孟春蕊 朱 竞/编选

XIN SHI JI

· 新 世 纪

WEN XUE YAN JIU

文 学 研 究

· · ·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目 录

新世纪文学·理论描述

- “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之我见 张 炯(1)
- 新世纪文学初论 雷达 任东华(6)
- “新世纪文学”:概念生成、关联性及审美特征
..... 雷达 任东华(29)
- 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 雷 达(43)
- 影响新世纪文学的几个因素 杨扬 等(53)
- 新世纪文学的新格局与新课题 白 烨(69)
- 新世纪文学:跨出新文学之后的思考 张颐武(76)
- 大历史下的文学想象
——从新世纪文化到新世纪文学 张颐武(94)
- 多极化与文学伸展的力量 陈晓明(99)
- “新世纪文学”与当代文学史 程光炜(103)
- 小说的承担
——新世纪文学读记 程光炜(116)
- 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
——新世纪文学读记 孟繁华(120)
- 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 孟繁华(126)
- 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
——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 贺绍俊(135)

中国文学的“时间”

- “新世纪文学”论述的一个逻辑起点 张未民(143)
- 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 张未民(152)
- 开展新世纪文学研究 张未民(166)

新世纪文学·作品现象

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

- 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 雷 达(176)

作为文学资源的伟大传统

- 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向后看”现象 孟繁华(184)

惨淡经营中的艺术坚守

- 对新世纪中篇小说现实处境的思考 马德生(198)

- 短篇小说为何衰落? 黄发有(210)

是高峰,还是低谷

- 评长篇小说《秦腔》 李建军(226)

“身上的鬼”和“日常的梦”

- 关于毕飞宇的小说 董之林(246)

主体性的弱化

- 从《秦腔》透视一种新世纪的文学现象 石一宁(260)

散文的流弊

- 新世纪五年来诸家散文漫谈 张宗刚(268)

- 新散文往哪里革命? 陈剑晖(296)

折翅与坠落

- 谈周涛近期间散文的价值迷失 王兆胜(317)

- 世纪初的中国诗坛 吴思敬(330)

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 论新世纪“诗歌回家” 徐敬亚(344)

- 新世纪诗歌疑与惑 宗仁发(386)

关于“在生存中写作”	张未民(397)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	
——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	柳冬妩(404)
“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	张清华(432)
贱民的歌唱	刘 东(443)
底层:表述与被表述	南 帆(448)
在“底层”眺望纯文学	陈晓明(454)
从新写实走进底层文学	张 韧(471)
关于“新性情写作”	
——有关“80后”等文学写作倾向的试解读	张未民(477)
崛起之后	
——关于“80后”的答问	白 烨 张 萍(498)
青春小说及其市场背景	张 柠(505)
韩寒论	张丽军(514)
郭敬明论	乔 涣 江(525)
网络媒介与新世纪文学转型	欧阳友权(536)
新世纪五年以来网络诗歌述评	陈仲义(545)
论新世纪的网络仿像文学	柏定国 苏晓芳(561)
网络翻新小说试论	蒋玉斌(572)
编后记	(579)

新世纪文学·理论描述

“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之我见

张 炯

大家知道,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一著名论断,并向读者质问说:“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我感到他实际上是揭示了文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的规律,即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一规律为文学史家探讨文学的历史分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时代的变化引起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性质与特征的变化,自然是研究文学历史分期必须考虑的一条根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觉得提出“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来讨论,确实不是没有必要。但“新世纪文学五年”探讨的是我国进入21世纪已过去的五年文学究竟怎样,或者“是怎样”,它属于文学史的题目;而“文学新世纪”虽包括这五年文学,却不止于这五年文学,它还涵盖未来多年的文学,提出的是对于未来文学的理想、展望和愿景,是属于未来学的题目,可以让论者阐述文学“应该怎样”。因此,两者虽紧密联系,却又有区别。

新中国文学之所以被文学史家界定为中国当代文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旧时代的变化使得新中国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旧中国文学的特征。虽然新旧中国的文学不是没有继承性,不是没有共同的地方。只看共同

的地方,人们也可以把20世纪文学划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时期。如果“证同”的同时还要“辨异”,则把1949年之前称为“现代文学”,把1949年之后称为“当代文学”,自也相当合理。那么,21世纪的中国文学与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否也有内容和形式的差别,即是否出现了新的时代性的特点呢?我以为确实出现了某些新的特点,虽然它又是上世纪90年代文学的延续。

要看清这些特点,首先就要讨论中国进入新世纪有什么变化?也即先要讨论“文变染乎世情”的“世情”的变化。在我看来,中国迈入新世纪至少已有这样的变化:第一,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上世纪末完成比1980年翻两番的经济目标,初步建立小康社会后,进而要建设“以人为本”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各方面和谐的全面小康的社会,到2020年使我国的经济再翻一番,并向2050年建成基本现代化的社会前进。这就是说,社会要更加富裕,而且要使多数人都走向富裕,被称为“中产阶级”的人口将越来越壮大,占了人口的相当多数。第二,社会的文化和教育建设有显著的发展。最近五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已举世公认。我国现今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已超过美国。今年高考招生470万人。通过电子网络而获得各种知识的网民已达一亿人。网络文学和手机短信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之多,远远超过任何书刊出版物。而全国已有2200余家各种报纸和8000余种刊物在发行。每年出版的新书逾15万种。全国年产电视机数千万台。电视台逾3000家,年拍摄电视连续剧逾14000集。电视文化覆盖全国城乡。随着高科技发展的信息社会到来,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文化水平的提高都大大加速。第三,城市化程度急剧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都产生深刻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已达五亿,每年还有一亿农民工进入城市。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从200多个增加到650个。星罗棋布的小城镇的现代化已与大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农村人口显著减少。随着西部的开放和中部的崛起、东北的振兴,全国各地区之间和城乡之

间的差距将越来越明显缩小。经济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将会促进全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实现。尽管我国当前仍然存在种种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造存在困难,社会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有许多贫困地区和人口有待脱贫,官员腐败还要加大力度整肃,等等。但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在快速发展中实现了稳定,全国人民充满前进的信心。这些基本点与上世纪90年代初社会经历政治动荡和西方经济制裁,人们情绪不够稳定,颓丧与自卑的氛围有所弥布,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不难看到,正是上述“世情”的变化,使得我国新世纪五年来的文学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表现在,第一,文学的作者和受众、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与方式都产生变化。专业作家比重在下降,非专业作家比重不断上升。各种行业的人都参与文学写作,自由撰稿人成为举足轻重的创作力量,大、中学生也更多热衷文学及其写作,来自农村的广大“打工族”不仅成为文学的重要阅读群体,而且从中涌现大批写作者。官员、学者、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企业经理和白领等中产阶级也纷纷加入散文、诗歌甚至小说的写作领域。虽然文学的阅读受到非文学读物和电子文化的挤压,文学书刊的单本发行量受到限制。但文学绝不因图像时代的来临而告终结。文学的绝对阅读量仍大大增加。全国出版的图书中文学类书刊占五分之一。公开合法出版的文艺报刊逾600家。网络文学已成时尚,各网站中文学作品的点击率居于前茅。其读者以数百万、上千万计。文学借助电影电视和光盘、乃至连环画等图像艺术使自己获得再生产和再消费,从而大大扩充自己的受众和社会影响,已成为许多作者追求与获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第二,文学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元发展中,迎合主流文化和市民阶层审美需求的作品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国家意识形态所提倡的主流文化,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本主义在大方向上为全国各族人民所认同。更有种种奖励手段导引作者的走

向和受众的需求。广大作家更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现实题材的创作比重迅速提高。今年批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 14567 集,现实题材的作品占 66%。而市民阶层包括中产阶级的壮大,使他们及其子女已成为文学和艺术的最大的群体受众。他们表现自身生活的欲望和时尚闲适的审美选择通过市场的销售走向,不能不影响到作者。因而在新世纪精英文学向大众文学靠拢,使两者的界线日见消解;对西方的模仿强势大为削弱,先锋试验让位于中国受众审美趣味更适合的做派,现实主义回潮在诗歌、小说和散文各领域中都不断走强,戏说历史、谈情说爱、风花雪月的消闲文学与关注国计民生的底层文学在文坛百花丛中有如双峰竞峙、双水分流。“下半身写作”虽曾挤入时尚,却被目为“下流”而不为众取,而反映工农生活窘境、怒斥官员腐败的作品因能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共鸣而大为行时。第三,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自由度进一步提高,呼唤人性美好、呼唤社会和谐的前瞻性的文学潮流已蓄势涌动。女性主义文学从强调性别差异走向强调男女和谐;环境文学从主张维护人的生存环境走向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以人为本”思想深入人心,为民谋利,为民服务已成为文学中新世纪英雄形象的最重要标志。重视教育功能和呼唤科技知识也成为更多富于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作家的新的自觉追求。

新世纪文学五年说明我国文学虽不再像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初涌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创作思潮,也不再像那时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甚至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重要作品一出立即轰动全国;它如上世纪 90 年代文学那样更多受市场左右,更多依附于金钱,甚至仍不乏思想堕落和不顾廉耻之作,但文学仍然持续繁荣,仍在前进,主流是好的,是健康向上的。这五年的走势虽未必全部代表未来的发展,但开局不坏,堪令人告慰!

那么,我们将期待未来的文学新世纪又是怎样的呢?

世界上有人称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未来的发展会否这

样,姑且不论。但中国的崛起绝对是 21 世纪世界史上最重大也最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之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也必将提高。中国文学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我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争历程和他们的情感、心理、理想和愿望,都肯定要在未来的文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和表现。它必然要通过富于民族特色的独特的语言艺术,把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带给其他国家的读者。我们的强大、我们的自信,都会推动我们的作家和广大的写作者这样去做。而由于全世界对我国的兴趣和好感不断提高,他们对于我国文学的兴趣和好感也会与日俱增。国外已有数千万人卷起学习汉语的热潮。我国有着悠久光辉的文化和文学的传统,现在又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我们未来的文学自然是在先进文化哺育下的文学。我想,当我国将迎来国势强盛的新的“汉唐气象”的时代,新的美学趣味、新的文学时尚就会应运而生。文学也许将更加多元化,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更加蓬勃的新局面;而衰蔽的颓废的只耽于男女情爱或声色犬马风花雪月的文学比照现实将会是显得多么苍白、多么不够劲、多么不合时宜;现实本身的强大脉搏和相应的自信和自豪会使我们的作家和写作者更多去描写充满激荡豪情的波澜壮阔的新的生活和斗争,去追求厚重与恢弘,深致与壮伟,典雅与优美,崇高与拙朴的新的审美品位和时代风格。这样的文学在 21 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将会成为声势浩大、激流澎湃的主潮。这样的文学将会帮助世人更加深刻地去认识现实的伟大变化,也将会以更崇高和优美的思想情感去优化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在未来的年代我们将要开创一个不同于 20 世纪的文学新世纪,那将是一个中国文学史上还不曾有过的辉煌壮丽的文学新世纪。它将标志人类的新的文明、新的希望和新的梦想,将把文学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吸引千百万写作者投身这样的创造。这就是我对于文学新世纪的期待和愿景。

(原载《文艺争鸣》2005 年第 4 期)

新世纪文学初论

雷 达 任东华

一、何为“新世纪文学”？

怎样看待2000年以来正在行进中的中国文学？还要不要把已经使用了二十七八年时间的“新时期文学”（几乎接近现代文学的长度）的概念无休止地叫下去，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诚然，这里提出的“新世纪文学”，并非严格的科学的命名，但也并非无稽之谈。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已有五、六年，若加上性质相近的上世纪最后五、六年，也有十年左右的光景了，这段时间所呈现出来的大量新质素，已不容忽视。例如，关于日益成熟的市场运作究竟是镣铐还是翅膀，关于全球化视界下的本土立场究竟包含哪些要素，关于高科技对文学广泛的、潜在的控制，关于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关于多媒体时代更为多元的审美意识，关于汉文化价值伦理的重构和思想的渗透，也即新世纪文学的精神资源问题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尖锐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有必要发问：是不是一个新的文学时段已经来临？

可是，当我们说到“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时，难免不会像遇到“当代文学”概念时所遭到的困窘和尴尬一样。洪子诚曾为辨析“当代文学”的概念，从“当代文学”与“新文学”、“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出发，梳理其生成过程，从而认为它的“意识形态涵义”既包括着政治、历史、社会、文学诸因素的复杂影

响和制约,也包括着文学运动者、推动者对文学前景的预设^①,于是企图由此确立“当代文学”的合理性。然而,这并没有能从学术立场上完全约定对“当代文学”的公共理解,相反,由于对当代的文学源流有倾向性地历史化及当代文学实践难以把握的延续性特点,反而更广泛地引发了对当代文学的诸多质疑:比如,关于当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第一次文代会即1949年一直被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但这种过于政治化的划分被新时期以来的整体观论者所改变,他们试图把年代移到1978年,1985年,1989年或1991年等等,虽未奏效,但事实上意味着“当代文学”边界的可移动性,同时也意味着“当代文学”并无固定所指,因而它在文学史上就变得可疑起来。再比如,关于当代文学的特征问题。其实,对任何文学形态的命名,根据是对象具有某些内在的“共性”使其既区别于他者,又可整合自身。然而,当代文学是非确指的,对它的特征概括起来就缺乏充足依据。还有,关于当代文学的意义问题。任何一个批评术语,既是来自于文学实践,也是为推动对文学实践更好的研究。“当代文学”只是时间层面上的巨大能指,所指的策略性往往就先验地决定了“当代文学”的“空洞性”,这在文学史的长河中,甚至变成了研究者的“无物之阵”。当然,尽管如此,争议归争议,“当代文学”这一概念仍在广泛地使用着,可见没有更具公共认同力的概念可以取代它。

“当代文学”概念的这种尴尬,无疑也笼罩着应该作为它的组成部分的“新世纪文学”,甚至也可把上述质疑看成“新世纪文学”这个概念的先在陷阱。更为不利的是,在客观性上,当代文学并无确定的断裂,这种模糊使得当代文学作为当下文学研究的权宜之计,总可以找到自己暂时的理论支点。而“新世纪文学”却以2000年作为表征性的起点,这种武断一方面使得“新世纪文学”由对时间的随机截取变成文学发展有意识的中断,掩盖了“新世纪文学”的传统及其共性;一方面又悬置了对其命名所依据的文学新质。由于上述原因,对“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进行质疑、批判乃至否定就

一点也不奇怪了。

然而,我们暂时提不出比“新世纪文学”更合理更需要的概念了,只是必须作出如下“特别理解”:这是借“新世纪”这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有重大意味的时间概念,来对2000年之后中国当下文学实践作出的笼统概括,它把对文学阶段的指称从对重大的政治、经济或社会事件的依赖变成对时间的依赖,从而潜意识地解构了新文学以来难以承受的意识形态之重,充分地展示新世纪文学在自律与他律的和谐中构筑未来的发展蓝图。过去,“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在概念的能指上虽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整体,但在所指的实际功能上,往往不言而喻地只指向“大陆文学”,其他如港、澳、台等几大文学板块往往沦为“大陆文学”的附生物,这在相当程度上歪曲了它们的发展实际,也抹杀了它们在中外文化冲突中仍在精神上传承“汉文化”的文学事实。“新世纪文学”则试图去除因地域的文化境遇而导致的历史误置和意义歧见,在多方面的交流和沟通中完成“两岸三地”的文学总体化,从而形成具有整体意义的“中国文学”。与新时期文学所带有的“改朝换代”意识相比,新世纪文学在明显继承文学传统的前提下,由作家和评论家合谋主持了新一代文学的成长仪式,因此,在目前它的实践意义大于学理意义。新世纪文学是与新世纪的文学实践同步出现的,因而这种命名就带有勉强和过渡色彩,就像“新文学”、“新时期文学”一样不断销蚀其存在的意义。但在当下,它对文学现实的笼统表述或者整合,有可能启动另一套关于文学史的方法、原则、标准、体系等等,使当代中国文学以有限的命名策略恢复它的世界期待。

二、新世纪文学的前文本背景

韦勒克与沃沦曾在著名的《文学原理》中主张从“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来解释“什么是文学”,我们也不妨借此路径,依据上述

的若干新质,来描述“新世纪文学”的独特风貌,揭示“内部”与“外部”的隐蔽互动联系。“新世纪文学”绝非如上世纪之初的未来派喜欢标榜的那样,以为是根本割断既有文明的全新创造。事实上,与新时期文学的拨乱反正相比,尽管“个人化写作”的代表人物如韩东、朱文等人曾在1998年提出“断裂写作”概念,但新世纪文学却在事实上宽容地承受了既有的文学传统,是既有的文学传统在社会各项指标变更的情势下,固守文学本体的出新。因之,要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现状,必须把握它生长的多种背景。

首先,无论“新世纪文学”采取怎样的姿态,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宏大而根深蒂固的背景,将对“新世纪文学”产生综合作用。不管是用“启蒙与救亡”的二重变奏,还是“启蒙、救亡、翻身”的三大母题来概括文学的百年历史,它所牵动的乡村、都市、知识分子、斗争、建设、改革、市场等相关题材,都得到过完整的社会学描述,这些题材和主题远未完结,它们仍然是“新世纪文学”有待继续拓展和深化的领域。有人认为,上世纪文学的基调是“慷慨悲凉”,这对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学而言不无道理,与历尽沧桑的历史相对应,文学的历史也充满沧桑。在屏除世纪之交的躁动与浮华之后,“新世纪文学”也承受着这种旋律,但它不会再重复这种旋律了,它渴望变奏,渴望新鲜,渴望深刻,渴望与新的历史语境相适应的新的情感表达方式。至于它是什么,一时还难以准确描述。上世纪文学无论是长期的锢闭还是层出不穷文学思潮的匆匆演练,它所积累的经验教训,都会成为“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先在条件。

就普遍意义上的当代文学而言,它依赖意识形态需要而建立起来的文学规范和体系,并没有如有些研究者乐观估计的那样,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中已经销声匿迹。我们认为,在承认这些规范和体系因特殊年代附属政治而对文学造成的广泛伤害之外,它所具有的公约性在去除时代所携带的意识形态性之重后,依然守望着“新世纪文学”的精神平台,比如英雄期待、道德理想、生存信

念、人性复归、呼唤崇高等等。这些宝贵的精神价值,即使屡被亵渎,仍然会成为新世纪文学高贵而不屈的灵魂,得到一遍又一遍的书写。某些规范和体系将不会伴随政治一齐退场,当面对文学市场的思想、审美、技术的失控,它们将以其较为恒定的价值迎合新世纪文学,努力建构文学和谐的审美机制,从而潜在地影响着“新世纪文学”的进程。

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实践是“新世纪文学”的直接经验和先导。上世纪90年代作为有别于以往年代的文学时段,已在众多学者中达成共识,对此,不少人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出发,认识到精神游戏,叙事拼贴,语言消费,崇尚感觉,流浪意识,终极追问等等,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正前所未有的展开着,于是作为文学史上的关键词,“个人化写作”被醒目地弹出来。“个人化写作”不仅涵括了上述表征,而且在文学与文化,社会与市场的接轨中,对创作的多元化思维,叙述界限的非明确化,以及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意义的解构等,都作出了力所能及的尝试,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力。不论我们喜欢与否,它是重要的存在。就实践者一面来看,突出的像韩东、朱文、李洱、李冯、东西、鬼子等人,就以其艰难而不无开拓性的文本实验,以其接力与背叛,积累了“新世纪文学”最初的一部分前所未有的新经验。从2000年至今,“新世纪文学”已走过五年多的历程。回顾20世纪以来的历史,现代文学的主潮是在与守旧派、改良派乃至极左派的无数次的斗争中求取生存发展的;“十七年文学”以社会主义极具强制性的政治权威来建立文学规范;新时期文学以对“文革”文学的彻底否定进而拨乱反正,奠定自己的基础。新世纪文学的发展似乎与之都不同,它“平稳过渡”,不需要进行“文学革命”,但它是以外在的平静而调校其视镜,实现其内在的深刻裂变的。1988年,王蒙在《文艺报》撰文指出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点破了文学的实际境遇。但是,世纪末的文学实践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实践证明,文学没有在失去轰动之后接着衰落下去,而是在相对的边缘状态中寻求到了位置和转机,通过自我反

省和自我更新,通过新陈代谢,通过突破大众文化的合围,发展了新的生长点。

三、新世纪文学的市场神话

1992年,在经过长期的多方的试验之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行市场经济,在一片“狼来了”的惊呼声中,一直被政府包下来的文学也显得惊慌失措。文人下海、书稿竞拍、文学期刊生计维艰;暴力、贪欲、色情、时尚读物组成了初期文学消费的眼花缭乱的场景;传统价值在崩裂,伦理秩序在失范,理想精神在退化……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溃败之中,一时无计可施。当时,有研究者甚至发出“文学终结”的危论。当时,由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自积聚的众多问题在经过最初的躁动之后全面释放,文学与市场开始了艰难的磨合,并在传统经验的基础上维持着动态的相互制衡。大致说来,面对市场经济这个庞然大物,边缘化的文学发生了如许新变:

其一,市场经济改变了文学原有的生产运作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学大多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需要,由有作家身份的人予以创作,然后在指定的有限的刊物上发表,作家、刊物、读者的选择余地都很小,文学的多种功能被简化为单一的功能。市场经济来了,它不可抗拒地改变了游戏规则,首先是释放文学曾被扼制的潜在属性,把作品作为文化产品推向市场消费,文学由以前的“精神”变成了可以增殖的“商品”,并追求利润最大化。相当一部分作者与刊物,揣摩社会情绪、追踪社会热点、呈现社会奇观,以无限度无定规的大众书写替代了以前的“文学创作”,以满足社会的世俗趣味和时尚消费。相当多的作家变成了码字匠,刊物由官方的向民间的、同人的、网络的、大众的方向扩展。读者购买系数的膨胀,几乎在边缘上演着一场世纪末的文学狂欢。应该说,这种的生产运作模式依然是新世纪文学秉承的基本规范,经过近十年的操练之后,新世纪文学正在寻找更为理性的秩序法则。在经过无数次的